

“万年永宝” 汇聚首都博物馆

本报记者 付裕

首都博物馆的“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一经推出便备受瞩目。这场在全国范围内选择重要科研成果与代表性展品的重磅展览，全面展示了我国馆藏文物保护的最新成果。



胁侍菩萨重层壁画 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保护研究所藏

中国馆藏文物保护的发展历程、深入介绍馆藏文物的科学认知方法与保护修复技术的重磅展览。在“万年”“慧眼”“巧手”“芳华”“永宝”5个章节中，展览集中揭示了文物保护学术成果、科学技术手段。

尤其是在重要文物的保护修复方面，此次展览展示了重要成果。其中，陕西西安唐李倕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李倕冠饰及服装配饰，由于冠饰及服饰配饰由大量不同材质的零散小件构成，出土时材质保存状况极差且层位复杂，文物工作者对其整体提取至实验室进行清理后，再逐层提取，使其复杂的结构得以完整揭示并复原。

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出土的兵马俑，表面原本施有明艳的彩绘，其彩绘底层的主要成分为生漆，制作工艺及对环境变化的剧烈反应导致其出土时迅速卷曲起翘而脱落，极难保存。在保护和修复的过程当中，新材料的研发结合特定的加固技术，使这些彩绘陶俑能够以本色示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成都商业街战国船棺漆床同样引人瞩目。据了解，成都商业街船棺墓葬群出土了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船棺以及数百件精美的漆器，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漆床出土时共45个构件，其中部分构件被盗窃，饱水糟朽，结构脆弱。经过清洗消毒、加固脱水、干燥定型等技术处理，使这一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结构最复杂的漆床得以复原。

原藏于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第4窟中心柱、现为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护研究所收藏的胁侍菩萨重层壁画，也是壁画保护修复的经典代表作。

武威天梯山石窟，又称凉州石窟，创建于北凉时期，距今有16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末，因兴修黄河水库，对天梯山石窟的壁画和彩塑进行了搬迁，自2015年起，甘肃省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护研究所对馆藏天梯山石窟壁画开展保护修复。

此壁画为重层壁画，下层绘有北凉时期胁侍菩萨，上层绘有元代胁侍菩萨，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经过程序复杂的重层分离与修复，壁画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得以留存。

同样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甘肃马家窑战国墓地M16-2号车，也是重要的复原件。

《周礼·考工记》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车最多”，车舆是古代机械制造最高工艺水平的集大成者。2006年以来，甘肃马家窑战国墓地出土了大量车舆，为中国古代车辆的发展、演变的研究和复原及复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除器物之外，书画保护与修复也是文物保护的重要门类。此次展出的故宫博物院藏蒋懋德山水图贴落原为故宫符望阁内檐装饰，绢本青绿设色。透光摄影显示，背衬由小纸幅拼接而成，不同层托纸的尺幅和拼接方式均有所差别。蒋懋德山水图贴落修复前主要存在褶皱、开裂、缺失、折伤等病害，经修复已恢复本来面貌，重现华彩。

也。时嘉靖丁未秋，三桥，彭识于松鹤斋中。”

文中的荆川先生就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武进人唐荆川，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数学家、军事家。彼时，唐荆川正去朝居家，过着恬淡闲致的生活，经常邀约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家做客。一些文人墨客也常常专程或行道拜访，荆川先生的别业自然成了他们浅吟唱和的雅集之所。

从所刻的边款文字可知，当年荆川先生有一座别墅，别墅的院子里有一株古松，放养着两只白鹤，一有空闲时间，荆川先生就邀请文彭一起在院子里的古松下弹琴吟唱。文彭有感于荆川先生的一番好意和这种休闲生活的乐趣，就找了一块度藏很久的青田石刻下了“琴罢倚松玩鹤”六个字，赠送给荆川先生，以纪念这一段青松之下、鼓琴舞鹤、啸傲其间的日子。

清代诗人高一麟也许对文彭描述的情景心向往之，作有《琴罢倚松玩鹤》诗一首：“触目多幽赏，暂停焦尾琴。孤松筛日影，鸣鹤静书音。机到诗堪续，兴来酒自斟。杜门聊谢客，与尔结知心。”诗中的场景，几乎是当时文彭、唐荆川二先生雅集高逸情景的再现，此诗也成为二先生雅集之事的最好的注脚。

在荆川先生去朝居家的十几年来，文彭不止一次光顾唐荆川的陈渡草堂。文彭《访唐应德荆川别业》诗云：“久负论文约，相违频梦君。碧山开别墅，白社锁闲云。会晤偏难值，怀思空未闻。王猷兴尽返，鼓棹动鸥群。”由此诗足见荆川先生和文彭常常相约作文。这次文彭专程前来，荆川先生外出，未能得见。文氏“王猷兴尽返”句将自己与唐荆川比作王徽之与戴安道，足见二位老朋友之间的感情之深。

虽然没有更多的材料记载二人的交往，但依照该诗内容和此印边款所述，可以想见二人的交往绝非如此。这也唤起后人无尽的联想，给人带来不可名状的意味。

这方印章在中国篆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文彭开创一代文人治印先河的奠基作品之一。委婉的印风加上高雅的故事，体现出文人雅士超凡脱俗的行迹，都刻在了这方寸的印文之中。

在刊刻边款时，想必文彭下刀已作千秋之念，他定相信此境与此石一定会流传后世。470年后的今天，这方印石完好地保留了下来，正是对唐荆川、文彭的君子之交最好的纪念了。

(作者系民盟常州市文化一支部主委)

常玉作品再创其 内地拍卖价格新高 《群马》以2.07亿元成交



《群马》油画 常玉 绘



常玉工作室 巴黎 20世纪50年代

本报讯(记者 付裕)在华艺国际北京2021春拍现当代艺术夜场中，著名画家常玉所绘大尺幅作品《群马》以8000元起拍，在多位电话委托的竞争中很快破亿，并在2个电话委托和现场买家快速加价中突破1.5亿元，经过激烈竞价，最终《群马》以2.07亿元成交，已超越《八尾金鱼》成为常玉动物题材作品的最高价，再创其内地拍卖价格新高。

在动物作品中，“马”是常玉最钟爱的主题之一，在艺术家已知的84幅以动物为主题的油画作品中，画马的作品多达34幅，但大多作品以双马为主，关于群马的作品仅有6幅。此幅《群马》以7匹马作为主角，它们有的仰卧，有的腾跃、俯首、屈腿，整体画面营造出自由开阔、诗意灵动的意境。同时，《群马》用色独特，刻画细致，在画作中，画家大胆地以明媚绚丽的橘红作为主色，明显区别于其20世纪30年代以粉红与白为主调的“粉色时期”绘画。

自1929年始，常玉开始创作油画，并在30年代臻于成熟，独树一帜的艺术语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常玉关于“马”的主题作品中，超过一米的作品并不多见。1930年5月15日常玉写给侯德甫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及“今天杜乐丽沙龙的阿诺先生向我邀画，要我创作一些巨幅作品……”可以推测《群马》很可能是常玉针对第43届独立沙龙展的特别尺幅创作，也是常玉早年唯一被媒体刊登的作品，曾以4000法郎的价格售出。这笔钱对刚刚经历家族企业破产、孤悬海外的常玉来说，可谓绝渡逢舟。现任藏家于20世纪90年代从法国藏家手中购买并珍藏，此次《群马》露面拍场，并以2.07亿元成交，显示了常玉作品备受市场瞩目的情况。

黄江绸绣五彩五蝠 平金佛字女龙袍

宝藏故事
BAOZANGUSHI



慈禧陵地宫出土，清东陵文物管理处藏

黄江绸绣五彩五蝠平金佛字女龙袍为慈禧陵地宫出土文物。

清东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完整、保存较好的一处大型皇家陵园。1909年，慈禧归葬清东陵，黄江绸绣五彩五蝠平金佛字女龙袍是慈禧入殓所着最外层服饰。

在保护和修复过程中，针对该龙袍的保存状况和病害特点，文物修复工作者采用背衬加固，即选用与待修复文物风格相近的现代织物作为背衬材料，衬于破损部位下方，采用相应针法将文物与背衬缝合，最大程度地恢复了其形制。(付裕)

呈现重要考古发现

一万年前的稻米，到底什么样？在“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中，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碳化稻米呈现了上山文化的万年水稻。

距今11000—8600年的上山文化，得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上山遗址。作为长江流域最早旷野遗址群，从一开始就出现密集的稻作证据，对探索人类走出洞穴和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实证。也就是说，上山遗址的稻谷遗存提供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驯化初始证据。经C14测年可知，一

万年前，水稻最早在中国开始被驯化。上山文化万年水稻起源、发展的证据，丰富了对世界农业起源的认识。

这些万年稻米，只是本次展览重要展品的缩影。在这场由国家文物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首都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承办的“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共汇集了10个省区市、23家文博单位的50余件(套)文物及相关辅助展品，其中不乏国之重器和近年来重要的考古发现，还有通过科学研究复原的精美复原件。

在重要考古发现方面，此次展览还展出了郑州汪沟遗址瓮棺出土的碳化丝绸。汪沟

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一处拥有相当人口规模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在该遗址出土的瓮棺中发现了碳化纺织品。

考古工作者在研究中，采用了基于定制的多克隆丝蛋白抗体建立的微痕检测技术，对该遗址瓮棺里出土的纺织品纤维材质进行分析，可以确认其为丝织品。结合其他遗址相关发现，确切证明中国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的黄河流域就开始育蚕制丝，而且当时丝织品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展现文物保护修复技术

与其他展览不同，此次展览是全面梳理

唐荆川与文彭的君子之交

杨东建



《琴罢倚松玩鹤》国画 佚名

杨柳依依，波光粼粼，烟云濛濛，湖风悠悠，漫步苏堤上，西子湖的暮春令人心旷神怡……

湖心孤山上的中国印学博物馆里，文人篆刻鼻祖文彭的“琴罢倚松玩鹤”一印安静地守候在这里半个世纪了。作为镇馆之宝的它，承载着西泠印社的文化底蕴，享受着西湖的四围山色，静谧展现着印文诉说的闲情逸致。

1962年，得知西泠印社即将恢复社团活动，浙江平湖籍大收藏家葛昌楹为繁荣祖国印学，将包括最钟爱的“琴罢倚松玩鹤”在内的43方名印捐赠给西泠印社。据接收印章的西泠印社办公室主任王树勋回忆，葛老当时满怀深情地说了一句话：“这回是小女儿出嫁了。”历经多年战乱，在悉心珍藏的2000多方印章中，葛老最喜爱的莫过于此印了，如今的“嫁女心情”恐怕只有葛老体会得最为深切了。

此印为青田石质，六字，分三行，每行二字竖排。朱文，无边框。篆文参秦小篆法，结体修长，比照汉朱文印模式，又略参赵孟頫朱文印风。章法以平整方正为基调，颇为工致。用刀沉稳大方，转折处用圆笔，笔势刚健，用刀爽和，表现了明代中期典型的印章风格。虽没有达到文彭自诩的“刻朱文须流利，令如春花舞风”的审美追求，但刀中有笔，笔中见刀，已见“印从书出”的端倪。

值得提出的是，该印印底铲平，可见当时制印的审美要求。但也有学者据此认为，如此平整如工艺般的印底处理，一如文彭的牙章“七十二峰深处”印底处理方式，似乎不可能出自文人篆刻家文彭手刻，很可能是文彭假李元甫之手刻之。在那个印章材质由玉石、牙章向石料转变的过渡时期，没有更多材料证明该印为文彭亲自捉刀手刻。但边款中提及“琴罢倚松玩鹤”由文彭篆字上石是可以肯定的。

该印边款可视为一则短篇记事散文：“余与荆川先生善，先生别业有古松一株，蓄二鹤于内。公余之暇，每与余啸傲其间，抚琴玩鹤，洵可也。余既感先生之意，因捡匣中旧石，篆其事于上，以赠先生，庶境与石而俱传